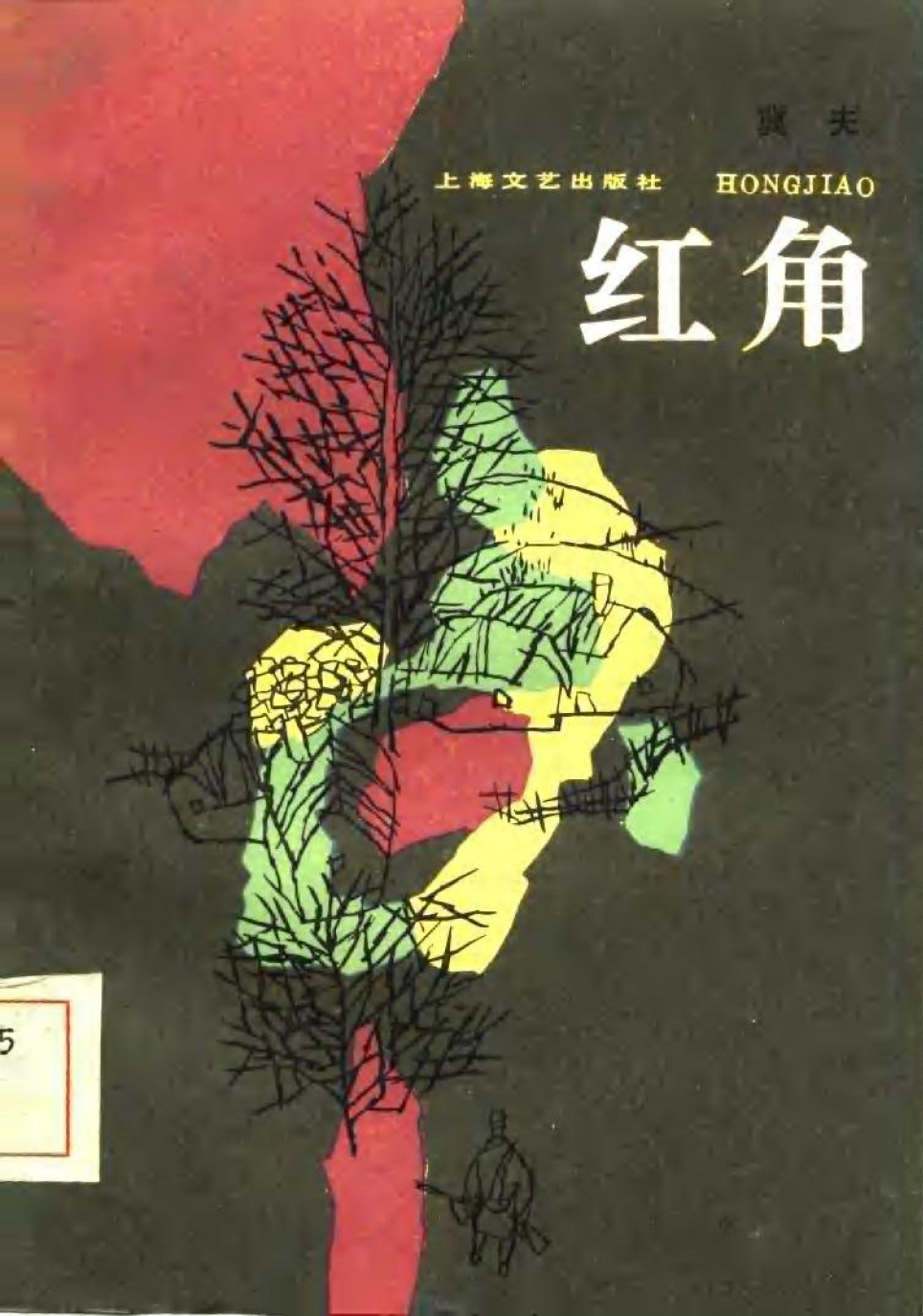


冀 夫

上海文艺出版社 HONGJIAO

红角



I247.5
1289

冀 夫 3
上海文艺出版社

红角



B186912

责任编辑：赵继良
装帧设计：张 恢

红 角

冀 夫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9.5 插页 6 字数 189,000

1984年10月第1版 1984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0册

书号：10078·3579 定价：0.95元

内 容 提 要

这部长篇小说，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冀西平原的易水河畔的一支抗日武装工作队，在错综复杂的险恶环境中，紧紧依靠群众，开创、扩大根据地，把一个普通村屯建成红色的战争前哨阵地。作品以富有生活气息的生动故事情节，通过鲍成义、王春山等几家农户生活的变迁，较细腻地写了我党干部的成长，写了群众对党的真挚感情，写了后进人物在激烈的斗争中的转变，也揭露了一小撮两面派的丑恶嘴脸。

一九四三年的春节除夕。

在崎岖的山路上，有支小小的便衣队在缓慢地行进。他们大都带着驳壳枪，间或也有肩挎冲锋枪的。也许为了减小目标和便于携带，那冲锋枪的木质枪托已被卸掉，完完全全变成了“光屁股”冲锋枪了。当夜幕完全降下的时候，这支小部队正好来到太行山东麓最后一个小山包的山脚下，在一片松林里停了下来。

这是一支短小精悍的武装工作队。现在，他们是在根据地完成休整任务之后，想乘大年三十晚上炮楼里敌人大吃大喝大赌，容易懈怠懒散的可利时机，越过封锁线，潜入那“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的地方——易水下游一带，进行隐蔽活动。

在这之前不久，这支小部队曾利用青纱帐季节到易水以南活动了几个月，在那带神出鬼没地打击日寇，铲除汉奸，为老百姓出了气，壮了胆。同时，还开展了地方工作，建

立了不少的工作关系。这回，他们将要潜入易水以北更加艰险的地区去战斗，只是由于眼下正是滴水成冰的季节，既没有青纱帐可倚，而易水以北那一带又是人地生疏，因此给武工队带来的困难就更大了。比方说，青纱帐季节，武工队一行十人可以集中行动，村中即使难以站脚，然而利用夜间活动之后，破晓前可以悄悄撤出村庄，随便在庄稼地里找地方休息，或在那绿色海洋里继续同敌人周旋。可现在，那大平原上的庄稼一倒，平平展展，无沟无坎，莫说藏人，就连个猫儿也难隐身呢。这，不但要逼着武工队化整为零，人自为战，而且过封锁沟以后还得硬着头皮潜伏于村中，整天得在敌人眼皮底下跟它捉迷藏。

除夕的夜晚，显得格外漆黑。太平年月的锣鼓声和鞭炮声已经销声匿迹，眼前却为另一种恐怖景象代替：

那一座座炮楼的了望孔里射出灯光，看上去活象一个个恶魔在心怀叵测地窥视着人间。

“叭——咕，叭——咕，”左前方炮楼响起三八大盖枪声。

“嘎嘎嘎——咕咕咕，”右前方炮楼里的歪把子机枪也在叫唤起来。

“一〇五，注意啰——”左面炮楼里有人拉长喉咙呼喊。

“一〇六，注意啰——”右面一〇五炮楼里在应声嚎叫。

如此一个接一个地呼喊，一会儿由左及右，由近而远，一会儿又由远而近，由右而左地传了回来。虽然，这虚张声势的呼叫声连续不停，可那嚎叫声中都充满着疲惫，似乎

还夹带着浓重的醉意。

武工队长洪尚武守在一棵合抱的大松树下，见前面闪出一条黑影。尽管那黑影距离他还有十几步远，但他从黑影的形态和脚步声中断定，是牛达海侦察返来，便迫不及待地问：

“怎么样？”

“没事，狗日的全是瞎咋唬。”

洪尚武闻报，赶紧返回松林深处，先跟指导员刘强商量一下，接着向队员们作了个集拢来的手势，说：

“马上出发！过沟时如不发生敌情，过沟后不再集中，各人可根据原来确定的目的地，分头前进！”说完，又问刘强还有什么话要说。

刘强，黑暗中看去是个比洪尚武要低半脑袋的中等个儿，向队伍跨前一步，声音沙哑地说：“这次是先单独活动，大伙不要忘了下次的集合日期和地点。以后能不能适当集中，还要看大伙分头摸来的情况再作决定。出发！”

刘强话音刚落，站在他一旁、身材跟他相仿的一个人蓦地插话道：“队长，我要补充一句。”

“好，小顾，你说。”

小顾，名叫顾明。来武工队前，曾在一个区里当治安员。现在，他虽然成为武工队的一员，但县公安局仍委任他兼任治安员职务。这会见洪尚武允他讲话，便说：“两点：一，请大伙注意敌特汉奸活动，特别是铁杆汉奸名单；二，对地主老财家的藏枪，要留心调查。”听有人轻声发笑，又说，“别笑，这是我的老本行嘛。”

“小顾的话对。出发！”洪尚武打了个前进的手势，队伍便象离了弦的箭，插向封锁沟。

除夕之夜，确然是个空隙。武工队只凭借一条绳索，便很快越过了敌人天天吹得神乎其神的所谓铜墙铁壁——封锁沟。

单说武工队员、原在区里当过农会主任的田刚，过沟以后，便摸到沙河沿，一直沿沙河向东，朝他的目的地——南营前进。提起南营一带，在赵麻子赵鲁成叛变当汉奸以前，他曾短暂地在那里转过一圈，加上自己又是外乡人，所以仍旧是人生地不熟。但说来他这趟去又有个有利条件，那是青纱帐季节在靠山庄活动时，他曾采取渗透方式、即利用房东于老国物色了南营他姐夫鲍成义，而且还让于老国把鲍成义叫到靠山庄，俩人见了一面，谈得十分投机。那是个粗眉大眼、古铜色脸膛、约莫四十五六岁的汉子，站在面前活象半截铁塔。田刚从于老国的介绍和亲自谈话中了解到，鲍成义从小就在高阳县一家织布厂作学徒，学了一手精湛的木工技艺。一九三二年那年“高蠡暴动”，鲍成义投身其中。暴动失败后，他被资本家开除出厂，无奈回到老家，仍旧靠耍木匠手艺谋生。村南虽有二亩沙荒地，可都是些贫田薄土，一年打不了几颗粮食。他为人耿直厚道，邻里间有时发生什么纠纷，他还爱讲个公道话，强者，他从不趋炎附势，弱者，他总是伸出援手。为人的正直加上他皮肤黝黑，村中不少人就取他鲍姓的谐音叫顺了口，都喊他“黑老包”，而对鲍成义那个大名简直都忘了个一干二净。鲍成义还有个特点是胆量过人，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不久，日寇很快侵

占了保定，到处狂轰滥炸，奸掠烧杀。这，真把鲍成义恨得双眼冒火。有一天，他从房后的瓦砾堆里刨出国民党军队南逃时丢下的两个手榴弹，放在粪筐里，上面再盖上几把青草，便独个儿跑了十几里路，到平汉铁路旁的排水沟里假装割草，待机袭敌。他左等右等，一直等到天将中午，才远远望见县城方向卷起一阵黄烟，又过了片刻，但见烟尘卷处，时不时闪动着一个黑魆魆的东西。他手打凉棚仔细一瞧，是敌人一辆军用汽车。鲍成义紧紧腰带，又悄悄扭开手榴弹保险盖，把那铜环套在小手指上，伏在沟里，等敌人汽车驶至眼前，鲍成义一个箭步从沟里窜出来，高举手榴弹命令敌人停车。这突如其来的袭击，惊呆了敌驾驶员，一个急刹车，只见汽车屁股猛地一摆，差点翻进道沟里去。鲍成义上前一看，原是一辆到保定拉东西的空车。他见没有劫到军火，不由怒火中烧，“哧”地一下把手榴弹导火线一拉，说声“回你娘的老家吧！”猛劲朝驾驶室砸去，待他一个驴打滚刚刚滚进道沟，只听轰隆一声，连鬼子带汽车都炸了个七扭八歪……

那天，若不是鲍成义说他家里只留有一个二十出头的闺女，他在外过夜不放心，田刚真想留他彻夜长谈呢。

现在，田刚边走边想，不知不觉中来到南营。按照上次同鲍成义见面时了解到的地址，他绕到南营村南面那块柏树坟，又贴村边向东走了一箭之地，前面果然有个土地庙。于是，他便拐进了紧挨土地庙旁的那个小胡同。这胡同很窄，张开双臂便可触到两边的土墙。胡同口前又有一个芦苇坑，若是不知底细，谁也想不到这里还有这样一条进村的

通道呢。顺小胡同走不多远，便来到一棵歪脖子槐树跟前，再向右拐进一条抬眼见底的死巷子里，走到尽头，果见左面土平房的山墙上有个小窗子。也许夜深的缘故，屋里不见半点灯光。田刚耳贴窗纸听了听，屋里传出轻轻的鼾睡声。他按规定拿指头弹了三下窗棂，真灵，鼾声立时停止，接着一阵窸窸窣窣，便听窗棂“嗒嗒”响了两下。他又弹了三下窗棂，暗号对上了。只听房门吱嘎一响，接着，那扇柳条扎起的小栅栏也开了。鲍成义身披一件破旧棉袄，右手压住衣襟，轻轻说声“快进屋”，待田刚闪身进院，他又赶忙把小栅栏关好，扣上钉铰，便领田刚摸黑进了小屋。这房子坐东朝西，虽说挺矮小，可却分为一明两暗，两头住人，当中是个灶间，是北方农村的一种常见的土平房。鲍成义划火点着墙龕里那盏小油灯，往龕底推了推，尽量不让灯光照亮窗子。

“还楞什么，快上炕焐焐脚。”鲍成义边说边把炕头上那床蓝底白花的老粗布印花被子一撩，不容分说，一下把田刚架上炕头，拿被子盖住了他那两只早已冻麻了的脚，“到我这儿可不兴外道，咱们近人不说远话，你吃饭没有？”当田刚说早已吃过，就转身撩起门帘轻轻喊道，“玉琴，快起来烧壶水。”田刚正要下炕阻拦，鲍成义使劲把他双肩一按，“要不别来，来了就得听我的。再穷，白开水还能管饱的。”

片刻，玉琴拎一把炮杖筒白瓷茶壶进来，给田刚和鲍成义各斟了一碗白开水，便大方地跨炕沿坐下。

“这就是我跟你说过的田同志，常在靠山庄你大舅家落脚。往后不管我在不在家，都不兴把他当外人，嗬。”

玉琴腼腆地笑了一下，说：“深更半夜的，冻坏了吧？”

田刚一面回说不冷，一面打量着玉琴。这个二十出头的姑娘，穿着一身红方格粗布棉衣，后脑勺拖着一条又黑又粗的大辫子，稀疏的刘海下面闪动着两颗挺有神采的杏核眼，脸色跟她爹全然不同，白里透红，充满北方农村姑娘那样的健美和俊气。

看到玉琴，不由使田刚联想起过去从鲍成义和于老国嘴里了解到的有关鲍成义家的不幸遭遇来。那是一九三八年正月的事。鲍成义为了养家糊口，放弃春节，外出做工营生。玉琴姑娘也到靠山庄大舅家去赶庙会，因靠山庄北面小山上有一座奶奶庙，每年从正月十五起，连续三天庙会。那时，靠山庄还没安上敌人据点，所以三里五乡的男男女女，扶老携幼，车水马龙，都来靠山庄赶庙。他们中除少数善男信女是为上奶奶庙烧香朝拜之外，多数人是：有的为了看热闹，有的是为买卖山货土产，有的是置办一些农具，为春耕春种作准备。就在鲍成义父女不在，家中只留有玉琴娘、这个从小就在南营地主吴昆家当丫头的女人的时候，也是在正月十五那天夜里，正当人们万人空巷走上街头看彩灯、吊画的当儿，玉琴娘突然被人杀害在小胡同北头老铁匠佟三九的家门前，尸旁丢下佟三九亲自打下的那把护身匕首。就在这同一天夜里，老铁匠佟三九的孤女迎春，也突然失踪。因为事情来得蹊跷，出事以后，村中顿时传说纷纭：有的说，是佟三九强奸玉琴娘未遂杀人灭口；有的说，是迎春在家养汉被玉琴娘撞见，迎春和她的野汉子把玉琴娘杀死之后，才双双逃走的。……可是，传说归传说，鲍成义却不相信这些

缺根少据的猜测。第一，老铁匠佟三九虽已丧妻多年，可他平时的为人能和鲍成义肝胆相照，所以鲍成义一万个信得过，根本不相信他会干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第二，迎春那姑娘虽说刚守寡不久，可为人跟她爹一样，从没走过歪道，有过什么邪念。所以鲍成义每念及此，总是说：“疑案，这是个疑案呐！”

现在，田刚睡下以后，脑子里还在一个劲翻腾，既是疑案，就该想法破掉，把它弄个水落石出！可这件攸关人命的案子，已经悬了五个年头。这疑案究竟何时能破，又由谁来受理呢？自然，他不得而知。想着，想着，他渐渐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一早，朦胧中，田刚似乎听到一阵有节奏的声响。因为昨晚睡得太晚，感到极度疲倦，他又睡了过去。待鲍成义催吃早饭，他张眼一看时，炕那头早已放好炕桌，摆好碗筷。当他起身洗漱完毕，玉琴早端来两大碗热气腾腾的饺子摆在炕桌上了。不过，这两碗饺子有点不同，靠田刚一边这碗都是白面的，而靠鲍成义那头那碗却是黑白混杂，有白面的，也有荞麦面的。田刚马上懂得了主人的用意，立即想把两碗饺子对调个位置，哪知他刚一伸手，早被鲍成义那木错般的大手挡住。他绷着个脸说：

“咱们军队讲服从，你在我这儿，就得听我的。这羊肉馅，得快趁热吃，要不一冷就膻气了。”

“老百姓整年被日本鬼子搜刮，弄得人们上顿不接下顿的，还给我吃饺子，可实在……”

“近人不说远话，这也不专为你，咱们都吃饺子嘛。”

这当儿，玉琴也端着一碗饺子进来，靠鲍成义一边跨炕

沿落坐，说：“今儿正好正月初一，咱们这儿家家户户都兴吃饺子。”

田刚朝玉琴碗里睨了一眼，她碗里盛的却是荞麦面的。三个人三碗饺子三个样，这真叫他不好意思张嘴。鲍成义看出田刚心思，铁着脸说：

“老田，你再外道，咱们立时把交情掰了，往后你也就甭再想登我这门槛儿！”

“反正馅儿都一样，就是白面缺点儿，我才捏了些荞麦面的。”玉琴也跟着解释。

田刚看着父女俩这种不容分说的神态，只好拿起筷子，申述着说：“我实在不会客气，是你们父女俩硬把我当外人。你们得给我尝几个荞麦的。”说着田刚从鲍成义那边碗里扒过几只荞麦面的，又把自己碗里的白面饺子往鲍成义碗里拨过几只。协议总算达成，僵局从此打破，鲍成义那张紧绷的脸也绽出了满意的笑容。

玉琴吃着吃着，发现自己碗里混进一只白面的，就急忙挟起来往她爹的碗里放。鲍成义误以为是女儿在尽孝心，刚挟起那只白面饺子准备往嘴里送，只听玉琴用鼻子“嗯？！”了一声，还拿筷子朝田刚指了一下。鲍成义终于明白了女儿的意思，一下把那只饺子放在田刚的碗里，笑嘻嘻地说：“玉琴让给你的，总不能再推辞吧！”

这顿饭，真使田刚享足了人民群众对抗日战士那种爱戴的深情，心里那种热乎乎，甜津津的滋味儿，叫他实在难以言语相表。

“玉琴，在家里好好听着点风声，别让田同志出什么闪

失。”鲍成义拿大手抹了一下嘴，嘱咐女儿说，“我今儿一天，还得到北街把你孙大伯那口薄皮棺材给他成装起来。他苦了一辈子，咱们总该让他咽气前看到，自个死后还能睡上棺材。”

玉琴一口应着。鲍成义背起木工家具箱子，便顶着凛冽的西北风走出家门。

田刚按照往常习惯，先拿红绸子把驳壳枪上的灰尘擦了擦，接着便从小白布包里取出那本油印的《大众哲学》，专心致志地学习起来。不知什么时候，院里飘起雪花来，地上仿佛撒上一层白面。只听小栅栏“吱嘎”一响，田刚顺窗户上糊着的那块三寸见方的小玻璃片一看，是个花白头发的老大娘挤进院来：

“琴，你爹呢？”

玉琴为了给田刚巡风，甘冒卷着雪花的西北大风，始终坐在外间门口，在那里衲鞋底。见问，便回道：

“撂下碗就上了北街，说孙大伯快不行了，他想在老人咽气前把那口棺材给打整好。”说着站起身，堵在门口上问，“大娘，有事儿？”看得出来，她是有意把人堵在门外的。老大娘拿宽大的衣袖擦了一下眼，轻声说：

“把门锁上，快到俺们家去躲躲。听说清乡队正在南街查户口，就隔这道胡同，光你一个姑娘在家我不放心。”

田刚虽不在场，但听玉琴说话的口气可以断定，这突如其来的敌情使她有点慌神。他真想冲出外间催促玉琴快走，但又不便露面。玉琴有点吞吞吐吐地问：

“还是上回那帮子人？”

“不，听说又换了一伙，谁知他们是打哪儿来的，反正都不是好东西。”

玉琴思忖一下，说：

“不吧，大娘，他查他的户口，咱们家又没有什么夹带藏掖，他们能怎么样我？”

“查户口不过是个幌子，还不是吓唬保公所给他们弄几个钱！不过你一个人在家，我总不放心，要不，我在这儿陪你。”

玉琴真有说不出的难处。走吧，屋里还有个田刚，出了事不好交待；不走，清乡队是一批强盗，谁能担保他们不干坏事。稍停片刻，玉琴终于下定了决心：

“不，你快回去看家吧，大娘。反正它也不定进家，就是真来为非作歹，就隔这么一道墙，那当儿我再叫你也不晚。”

“那也好。”老大娘迟疑片刻，才惴惴不安地走出街门。

玉琴把房门关闭起来，急忙走进里间。看得出，她真正急得不知所措，那只端正的鼻子尖上浮出小米粒般的一片汗珠来。“都听到吧，田同志！大娘，我是把她支走了，可真要清乡队进家，这小房子破屋的，又没个藏处，这……”

“别急，想想办法。”田刚安慰着说，“再说这二三百户的大村子，也不定家家必到，除非他知道我在这里……”

玉琴摇摇头说：“那不会，这你放心。”

“等会儿敌人真的进家来查，把户口册子一对，岂不……”

玉琴不等田刚说完，噗嗤一笑说：“那有什么户口册子，不过是诈唬诈唬人，趁机会刮一刮老百姓的血汗！”她一边

说着，一边从里间走到外间，又从外间回到里间，象推磨似地转了一阵，这才眉头一展，说，“这么着，田同志，我把大镐铁铤都给你准备好，你先在屋里等着，只要听我在门口咳嗽两声，你就赶快抄起家伙，到北墙根猪圈里装着去起粪，别的你就别管，我自有办法对付。他们要是问你，你就装哑巴。不过，你身上带的那个家伙，可千万不能露了馅儿。”

田刚接受了玉琴这个安排。他看了看自己身上穿的一套旧棉衣，倒也看不出什么破绽。他又扳开驳壳枪的大机头，拉开枪闩检查了一下上膛的子弹，重又把枪倒插在后腰间。

这时，西面不断传来急促的狗吠。玉琴判断清乡队已离家不远，便马上跑出去替田刚巡风。可是当她刚刚跑到院里，就听到有个东北口音的人在门口外边咋唬。她心中不由一抖：呀，来不及了。当她转身跑回屋里，清乡队已经推开小栅栏，闯进院来。玉琴顺窗户上那块小玻璃片往外一看，一共有三个便衣，都是戴着礼帽，手里拎着盒子枪。再回头一看田刚，见他拔出驳壳枪，掩在里间屋的门后，准备迎战。敌人来得如此突然，打乱了玉琴原来的安排，他不得不作这样的迎战准备。

三个家伙进得院来，一面东张西望，一面向房门走，眼看就要进屋了。这可把玉琴急了一身冷汗。她脑子一闪，急中生智，也不容田刚分说，便一下把他拽上炕，胡乱拿床被子往他身上一蒙，轻轻地说了一声“装！”便直起身，急忙把辫子打开来，对着卧柜上她娘留下来的那面旧镜子，拿木梳假装梳头。因为她知道，自己后脑勺上拖着原来的那条

大辫子，下面的“戏”难唱。

这时，三个家伙摇摇摆摆的进了屋。炕上，田刚也在按照玉琴的要求，呻吟着装病。

“姓什么？”

“姓鲍。”

“几口人？”

“两口。”

“他是你什么人？”

“我男人。”

“你男人？”一个歪扣礼帽的家伙，拿枪筒隔着被子往田刚身上点了两下，“起来，别装蒜！”

“他在生病，发高烧。”玉琴插上来解释。

田刚呻吟的声音更响了。

“生病？生病也得起来让我看看。”说着，一个家伙就要揭开田刚的被子。

这下，玉琴更急了。她忙抢上一步，一下趴在了田刚身上：“你们不能动他，他发高烧，这会儿刚吃完药，正在发汗呢！”

伪军们看着玉琴这个毫无掩饰的动作，终于相信了她的话。那个歪扣礼帽的家伙竟嘻嘻一笑，戏谑着说：“嗨，这小娘们的脸皮儿还挺厚呢！怎么样，也跟我来一下……”

“呸！你敢青天白日调戏良民妇女？”玉琴火了起来。

这时，另一个家伙出来打圆场，故意把话题岔开问：“你家有没有拖欠捐税？”

“没有，”玉琴虽然坐起来，但为了提防清乡队再掀田刚